

## 怀念伍绍祖同学

——纪念伍绍祖同学辞世一周年

○周济人（1963工物）

2012年9月21日，我的长子周建从互联网上获悉伍绍祖病逝的消息，立即打电话告诉了我，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后通过同学们传来的消息，得知绍祖确因患一种罕见的血液疾病而逝世，不胜悲痛，就想着给伍绍祖老同学写一篇纪实性的怀念文章。

### 一、清华大学同学时的回忆

1957年8月，我考取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当时预定的学制是五年半，1962年年底毕业。班号的第一位数字是“2”。我们物24班（共35人）的同学还有刘元亮、沈刚、周俞斌、伍绍祖、侯忠松、熊本和、王瑞馨、李志超、吴成生、陈克新、陈达、陈金铨、董德有、吴锦

山、诸葛福、程萍、盛维兰、周文证、万兆钧、许谨诚等。第一、二学年中，我们先上基础课，没有分专业。但在实际上，我们已经接触到原子能事业或者说为原子能事业做了一些外围工作。后来才知道，毛泽东主席早在1958年6月21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就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同年7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我国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成。当年学校曾专门组织我们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参观了苏联援助我国建成的这两个核科学研究设施。我们大开眼界，深受鼓舞，并且为将来能够为原子能事业献身而自豪。

1958年，清华大学决定要建造一座2MW的游泳池式的实验核反应堆，当时对外严格保密（起初称为806工程）。设计工作是在当时仅有的不多的教师带领下，由广大学生参加完成的。该项目于1960年获得批准，下半年开始动工（1964年最终建成）。它与其他一系列核科学技术实验室（如零功率反应堆、核化学化工、热工、核探测仪等）一起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核科学技术基地。1963年，该基地由工程物理系独



2008年4月26日，在奥运建设展览馆伍绍祖（中）与周济人学长夫妇合影

立出来成为研究所，取名为“试验化工厂”，简称“200号”。也就是“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的前身。

1958年，全国大跃进，清华园也不例外。当年暑假，工程物理系有关核反应堆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和我们尚未分专业的一年级学生实际上并没有放假，而是在教师指导下参加了806工程的相关工作。我们物24班全体参加了设计准备工作。前期全班参加描图。因为该反应堆的设计要参考苏联的设计图纸，我们就先按苏联图纸描图，而文字说明则改写为汉语译文。后期，我们班多数同学协助高年级同学参加设计画图 and 模型制作工作，工作地点是在原生物馆二楼，对外已经称为806厂。而我被分配到806厂保卫组工作，保卫组实际上是为了保密而设的门卫工作小组。组长是伍绍祖，组员4人（还有陈克新、王本生和陈昆凰）。具体工作是24小时三班倒，日夜不停地在生物馆门口守卫，不让无关人员入内。开始时，我们几个组员不太安心门卫工作，伍绍祖帮助我们提高了认识：看起来简单、平凡的门卫工作，是806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了保证工程设计工作能够安全、顺利地进行和防止阶级敌人破坏的必不可少的岗位。通过这一段工作，我在思想上受到很大教育：克服私心杂念，安心平凡工作；认识工程伟大意义，立志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献身。

1959年2月至4月，我还参加了806工程材料组的工作。当时，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建筑施工和备料工作。至今还记得两件事：一件是材料组派我带领物24班4名同学到北京东郊某仓库拉碱。当天下大雪，我们几个人站立在货运卡车车厢上，风雪

迎面拍打过来，脸颊又冷又痛。但我们内心还感到兴奋，因为我们为806工程作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另一件是材料组派我到前门火车站托运空的气瓶到大连去。伍绍祖已经先期到了大连，要等空的气瓶运到后灌上氩气运回来。806工程中，用铝合金材料制造堆芯游泳池外壳时，必须进行氩弧焊。经车站货运处人员计算，运费要110.45元。可我身边只有106元，还差5元，怎么办？想了四五种办法借5元钱都没有成功。最终是一位40岁上下的搬运工李景文雪中送炭，借给了我5元钱解了燃眉之急。为此事，我专门写过一篇日记，终生不忘。

当年学校常常采用“大辩论”的形式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年级党支部多次让伍绍祖担任“西风团”（当时特指持有“反面”论点的辩论一方）团长，他也能欣然接受。他虽然是高干子弟，但没有一点架子，十分平易近人，真诚直爽，很好相处。一年级“红专辩论”时（1957年11月24日）物24、物23班同学集体访问内务部长谢觉哉座谈红专问题，就是请绍祖的母亲熊天荆（时任内务部司长）联系的。他曾给我讲过地下党员李白（后来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主角李侠的原型）的故事，但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谈过他父母的革命历史。我是在2009年学会电脑上网后才查看到他父（伍云甫）母的革命经历的。

大学二年级时，伍绍祖与我在清华大学东区5号楼的同一间宿舍住上下铺。1958年12月30日，伍绍祖入党了。次日，他精心制作了一张贺年片送给我，鼓励我“下决心为共产主义献身吧”！我一直

## □ 师友情

珍藏着这封贺年信。另外，此前他还赠送给我一把钢精梳子，我也保存至今。1959年参加国庆游行到西长安街队伍解散后，伍绍祖用他姐姐（革命战争年代被送往苏联）从苏联带回来的照相机和彩色胶卷给物305班（三年级分专业，并且学制改为六年毕业，班号的第一位数字改用“3”）的我等原物24班的5位同学（这时伍绍祖已经与我们不同班了）拍了一张合影照片，我也一直珍藏着。

### 二、毕业以后与伍绍祖重逢纪事

1963年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兰州铀浓缩公司（当年称甘肃机械厂，代号为504厂）工作。由于从事核辐射防护和核临界安全技术工作，我常常有机会出差去北京。

1981年11月，我去北京401所参加蒙特卡洛计算方法培训班学习。23日，在该所科技处工作的物24班同班同学周俞斌来招待所看望我时，给我留下了伍绍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我去北京出差时多次去看望过伍绍祖。有时他问我有什么事（要帮忙）？我回答：“没有事，就是来看望老同学。”他又说，其实他也没有能给老同学帮上什么忙，只有一个例外，就是给陈为华（他毕业后分配到青海221厂工作，“文革”中受迫害致伤，病退后回北京在街道工作，住房困难）在北京寻找了一套住房。

1985年3月，我在北京出差时与物24同班同学陈克新、陈达相遇，一天晚上三人一同去伍绍祖家中看望。当时，伍绍祖已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他的母亲还健在，但仍住在“文革”中被“扫地出门”

后迁居的三里河一区旧公寓底层的比较简陋的两小套住房中。他人虽在家，当晚工作仍很忙，我们老同学的叙旧谈话多次被电话铃声打断。好多年以后，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伍绍祖的纪念文章《我妈妈熊天荆》，才知道他的母亲是在当年4月7日病逝的。

1994年7月，我和张忠坤（我们安环环保处的副处长，女，工化系1968届）到北京核工业部大楼参加由我厂负责编写的一份核行业标准的协调会。18日晚上，我到三里河南沙沟3号楼伍绍祖的岳母家看望他们。当时他的爱人去外地出差，他暂住在岳母家中。记得当年他自己的家住在工会大楼24栋的六层。几天前我找到该栋楼时，因为停电，我只好步行上到了六楼，但他家中无人。我便在他家门上留下字条。这次是他见到我的留言后打电话邀请我到他岳母家去的。他有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伍一”、“伍四”。我问他为什么取这么简单的名字。他回答说，人的名字不过就是一个符号而已。

同年8月，他作为国家体委主任，带队到甘肃、青海两省考察工作。经过兰州时他专门请省体委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与我厂办公室联系，说想要来厂看望老同学周济人和雷如清（1965届工物）。由于伍绍祖曾经担任国防科工委的领导职务，我厂领导指示由厂办公室负责接待。20日下午1时许，在厂招待所接待他们一行，主要厂领导同志（厂长陆裕祥、总工程师谢庄应、总经济师周渭泉，三人都是清华工物系毕业生）都参加了会见，我和雷如清只算是陪衬了。伍绍祖谈到我厂对核能事业的贡献不能忘，并询问了校友们的情况。

厂领导介绍了工厂发展情况。遗憾的是当时由宣传部工作人员拍摄的数张照片，伍绍祖和我一直都没有见到。

1997年5月，我和同事荆永宇到北京出差。30日，我到南沙沟1号楼伍绍祖自己的家中去看望他。他那一套住房是四室两厅的，面积足有180平方米以上。这次我把1959年新年前夕他送给我的贺年信带去了。他很高兴，留下了原信，说要复印留念。当月，他曾参加了WHSC（武汉数控杯）名人桥牌赛，荣获季军。临别时，他把季军奖杯和几副比赛用的扑克牌赠送给我留作纪念。我转赠一副扑克牌给小荆了。几天后，他专程到南礼士路核工业招待所把贺年信的彩色原件还给我，还另外送给我一份复印件。2009年9月15日，清华工物系校友采访小组为准备清华百年校庆而来兰州。他们来我家采访时，我将这份复印件赠送给他们了。

1999年6月，我到北京出差时，夫人慈凤莲让我买一盒太极拳（剑）伴奏曲磁带。我找了好几家音像商店都没有找到。想起伍绍祖在国家体育总局工作，可能有办法，就试着给他打了个电话。他不在办公室，他的秘书吴佳松很热心，多方设法帮忙，终于给我找到了一盒伴奏带。离京前一天的晚上，我找到天坛东路国家体育总局办公楼去取盒带，感谢吴秘书。后来问伍绍祖才知道，此事他并不知晓。

2000年7月我和荆永宇去北京参加核安全事故研讨会。19日晚上，我去南沙沟伍绍祖家中看望。这时，他家已把1号楼的大面积公房退掉，而买下了3号楼较小面积的他岳母的原住房。他对我说，该住房房价便宜一些，面积虽稍小一点，也够



伍绍祖学长参加北京奥运圣火接力

住了。这次，我主动要求他给我一张照片留念。于是，他从书房拿出一本影集（这是1997年3月，他作为中国奥委会主席率领奥运金牌代表团访问台湾的专题影集），从中挑选了两张照片（他与中华台北奥委会负责人的合影）赠送给我留念。

2001年11月和2004年12月，我这两次在京出差时间短，只是通电话向他询问、问候。

2004年和2008年的4月末，工物系1963届毕业生同学两次校庆聚会，我们夫妻二人都参加了。第一次，当我把夫人慈凤莲介绍给伍绍祖认识时，他还给她行了个军礼。第二次聚会时，是伍绍祖联系并于4月26日带领我们去参观奥运场馆的。大家（清华工物系1958届和1963届同学）先去奥运场馆建设展览馆参观。在那里他见到我时，向大家说：“周济人，我太了解了！”这次虽然见面时间较短，但留下了珍贵的照片和录像资料。

2013年9月